

英國卡德威爾著 鄧蓮溪譯

莫斯科日記

著爾威德卡

莫斯科日記

譯溪蓮鄧

Moscow under Fire

By Erskine Caldwell

時與潮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初版

種一十第叢譯潮與時

莫斯科日記

定價

著者：

美國 Erskine Caldwell

譯者：

鄧蓮溪

發行者：

時與潮社

印刷者：

時與潮社印刷所

總經理處：

重慶沙坪壩正街
時與潮書店

重慶沙坪壩正街一六一號

重慶沙坪壩大山上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五日初版

莫斯科日記

二

是活潑人物。他與莫城的人們跳着同樣的脈搏，他與莫城的人們共有了喜怒。我時又以文學家的敏賦，生花的妙筆，寫下了這本日記。

蘇俄蘇維埃戰爭，現在還在進行着。人們早已去開了戰初的惶惑與疑慮，現在都覺得，對於這一戰爭的遠因近果看得很清楚；不過，若能回首看看來時轟轟烈烈的戰初的記載，重溫一過，或許可以更清楚一點吧。

這本日記，保持着日記文字雖有特色，紀事總統日常生活方面着筆，不厭其細，不厭其瑣，使戰時莫斯科生活的各種色相，都躍然紙上。同時亦可為認識蘇聯人本質和其抵禦侵略方的一種稀有文獻呢。

蘇聯日報社主編 莫斯科日報社主編 莫斯科日報社編輯部 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莫斯科日記

六月二十六日

莫斯利的燈光熄了，我在這個戰時首都無情的街頭走了一夜，這是我永不會忘記的一次經驗。

半夜後，人們想出門，必須要有一張臨時的通行證。在這四百萬人口的城市中，十點鐘以後，我在街上遇見人很少，由此判斷當局發出的通行證，為數是很有限制的。想待當局同意發給通行證，非有要事不可。

夜十二點前的幾分鐘，我是在莫斯科最大一條街高爾基路上徘徊着。街上的男女，紛紛向各方疾走，顯然地都趕在打十二點鐘前，趕到家裏。在黑暗中，時有汽車在爬着；因為時間快到了，多數汽車的司機們，由車窗伸出頭來，請步行者乘車。

至十二點時，街上立刻地空靜了。在馬路交叉的地方，僅有交通警指揮用的深綠色和

深紅色燈，而往來的車，在何種的燈都取掉了。我站在路傍的石頭上，看見兩三個綠色由黑暗中向我走來。當他們到我面前時，我本能地覺到，他們是爲我的通行證而來，同時馬上向我要通行證看。這是在十二月十二號的夜，在德軍中，和官軍中，都有通行證。他們不用手電，也不用火柴，靜悄悄地把我兩通行證澈底地檢查了一番。這時候，這幾個檢查員——一女兩男——用戰語向我問了一些問題，我用他們的語言，鈍遲地回答了幾句後，他們又問我是英國人或是德國人，我答我是個美國人。一切沒有問題，檢查過去，他們三個人又消逝在那黑暗的夜晚中，如他們神祕地來時一樣。我兩隻手捧着燃了的火柴，點着一枝香煙，因爲我害怕耳傍飛來一顆子彈，所以我戰慄的很，使我未能過足了煙癮。可是，過了幾分鐘後，我看見別的地方，也有吸煙的光亮，我才放心，曉得吸煙並不犯禁。

我在街上走，經過許多家的門前，每家門前似乎都站着一個守夜的。在一些角落裏，總是有兩三個警察在巡邏着。

莫斯科日記

四

登天的新景相。卡車、客車和自蘇腳踏車，在馬路上蘇蘇地跑着，指路燈回到原來的位處，各家門簾都打開了，莫斯科的坐落又恢復尋常態。

六月三十日

清晨微瀾出本面目了。昨晨見其預煉漆的門窗，本已因連日寒

在蘇聯的首都，這是溫暖而美麗的一天。在都市晚春涼氣候過去後，莫斯科的四百萬居民，有的湧到馬路上，有的擠到公園和廣場裏。有的漫遊到鄉間，去吸收那和暖的陽光。由蘇聯各地來的人民，跑到農業展覽會，參觀展覽品並吃愛斯基姆肉餅。今天頗有去年夏季紐約城世界展覽會的风味，所不同的是民衆圍着掃香機，聽取前方戰况的報告。報告中的每句話，都是關於盧特次克(Stal)戰場四千輛坦克的大酣戰。此地認爲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坦克戰。

今天陣戰一星期了，蘇聯人民對於戰爭，反倒很熱奇起來。他們相信和平是他們國家的基石。不過在戰爭來到時候，他們不但不憂鬱，反因這種突然地刺激，增加了勇氣和興奮。在上一個星期天，廣播開戰消息時，我正在黑海岸跑莫斯科一千五百英里的諾秀米遊

各地。這地方有幾百名工人和技術人員在假期中，在他們未回家担负戰時任務時，他們對德國進攻蘇聯的反響，是很沉默的。

我同幾位莫斯科原來的「得勝」的第一個印象，是這個城市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自然在不少的燈火管制，不過莫斯科街上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些澈夜貼出的生動的宣傳畫。還有一張挨一張的看畫，並大聲讀着標語。畫幅有平時旅行車船時間表那樣大，而上面却繪着一些爆炸的彈片和炸彈。有些是用圖畫描寫人民對於戰爭已改變了態度。有一張繪着一塊炸彈片，炸在希特勒的腹部，旁邊題着：「我們消滅法西斯世界的侵略者」。另一張繪着一個紅軍的兵，手拿刺刀刺到盤繞紅字的一條蛇身上，旁邊寫着：「刺死法西斯毒蛇」。莫斯科是很沉靜的。人民自信的說，最後勝利是有把握的。我今天同幾位蘇聯人談話，他們對英國的援蘇舉措，表示滿意，並且也熱烈的談到了美國援蘇的表示。蘇聯人很羨慕美國人作事的毅力和精神，而且這種羨慕在街頭巷尾都可聽到。

七月二日

莫斯科日記

SW7353/04

在謀斯那份有煙盒大的乳油。美國的餐廳，未便有一種習俗，如果客人再要一次郵票大的
一塊乳油，茶役會認為是一種侮辱。這種習俗，如照茶役第二次傳給你乳的，你若
不接受，他認為是一種莫大的侮辱。所以頭兩節。

大瓶外國人也許曉得，雞蛋是蘇聯人最珍寶不可少的食品，尤其在早餐。美國人習慣
與，每餐兩個雞蛋，不是油煎，便是軟炸蛋塊，而在此地可不然，茶役一次可給你三個、四
個、或五個雞蛋，也許四個蛋也不給你。這裏之我要一盤美國人最喜歡吃的東西——火腿
雞蛋，但王森說不是美國菜的式形，在盤中除了火腿外，還有四個油煎蛋，這種情形，假
若發生在費拉得爾非亞或洛杉磯，我必認為這位廚師完全是患了神經病。

至於魚子醬，在英美算是一種珍饈美味，經我觀察到這次午餐為止，才知道魚子醬不
過是蘇聯其普通食品的一種而已。

關於食品方面，蘇聯民間傳說將查特勒和聖酒的一個笑話。他們告訴我這個故事的內
容是這樣的：查特勒與聖酒，請到蘇聯去，蘇聯蘇聯家查特勒與聖酒，在查特勒吃了一

盤又一盤乳油後，他患了重癩，請他的醫生醫治；他的醫生是一位舊式的大夫，給他開一個浸水治療法，令人把他浸到深水池子裏，一連三次，祇許頭兩次露出水面。

七月三日

今天的消息，是史達林早晨的廣播。

莫斯科時間，早晨六時三十分鐘，在城裏每個人，無論由家庭收音機或街上播音機，都聽到了史達林的廣播。紅場和一些空地，平常這個時候，是沒有人的，而今晨這時候，却是人山人海。史達林廣播開始後，能由各處聽到他的講話的聲音，足證播音機能把他的話，送到城裏每個角落和空間。

自一九三八年以來，這是史達林第一次用播音機向民衆講演，中間雖有過幾次，不是爲政府各種集會，便是爲灌留聲機唱片而講演的。

民衆嚴肅着面孔，靜聽他的動人的講演。在民衆聽他講到德國一定要被「蘇聯英雄的紅軍和光榮的紅海軍」打敗的時候，民衆的感情，顯然的湧起來了。

蘇聯的權威報紙或週報，今天在第一版內將全部講演詞登載出來了。講演詞的留聲片，由蘇聯每個電台再播送一次；並把講演詞譯成蘇聯各民族的語言，當天即向其他共和國廣播出去了。

史達林發表最近德國邊界蘇聯的幾個地方被德軍佔領，人民泰然地接受了。以我觀察家的眼光，我將得這個消息的發表，會立刻給蘇聯的生活，帶來一個新紀元。將近一萬萬九千六百萬的蘇聯人民，自開戰以來，第一次聽到他們的領袖關於戰爭的講演，正如一位蘇聯人對我講：你也許相信這個存亡所關的戰爭，就從這個時候開始了。

今天，以我在旅館和街上所聽到和看到的情形而論，即使莫斯科全體人民，突然圍上軍事機關，要求允許他們全赴前線作戰，那我也不會覺得奇怪的。今天，一位蘇聯姑娘向我說：要打勝仗是她現在生活的唯一目標，她的話很可代表街頭上一般人談論的內容。

蘇聯已動員起來它的軍民力量，從事對德作戰。如果有所謂全面戰爭的話，那麼就是

幾天內我所看見的景由都不是以掩蓋了那小貓兒。如果說這是後方人民對戰爭種種態度，
那對面表示則那具好聽無聊尖聲於戰時工作，是極端的緊張了。在這種美國觀察家看來，
這裏很奇怪，而因為賣酒類館酒館當局並不加以禁戒。那時候自由黨草草草草草草
第一盤棋的關於休戰和娛樂業從第二天或免酒糾紛酒館兒與空園裏却是大山人海的。差不多
每個俱樂部都要到公園裏去。理由有二：一、有聽音樂和聽報紙的戲園消愁解悶。二、人與人
感實到在公園裏我注意到人往往一個人談到他傍邊亦會起至互相的談論；這種談論大概可分
兩類：一類是深刻的討論着戰事，討論論戰事人而轉到第二類幽默的笑罵希特勒。以我聽
不到和看到這種情況及討論，蘇聯人民在這個當兒，沒有事情再比笑罵希特勒更高興的了。
半的飛士七月六日蘇聯報紙一並轉運作論三國呈戰開戰了，此今天只正是一件事。
軍匠工曉得葉斯秋風天氣候的人們，會想到今天這裏的書形如何。城內充滿了溫暖的陽光和
習習的微風。一陣間驟雨來了，使散步的人們去舉行野餐的人們，以及玩球的孩子們
驚慌都跑往臨時避雨場所，而打破了沉寂。空氣。在平靜的空氣中，暴風雨未來，使人有一

種沉靜的感覺。

今天我開着車子，往城北跑了二十多哩。雖然今天是一個假日，可是在沿路上仍可看到工作同休息的人們。新建築物的修造，照常進行；菜園裏的園工們正在養活他們幾百年的那塊土上，栽種着菜蔬。蘇聯戰爭第三個星期開始了，我今天只看見一件事物與平時不同，就是對於人的行為和思想加以戒備。

這種新的戒備，是很可注意的情事。無論大人或兒童，每人都負起了他們對國家的這種責任；一些舉行野餐的人們和游泳的人們，都很願意接受人們盤詢。有一個人告訴我，他每次遇到人盤詢，認為這是對國家的貢獻。我曾聽說，這種經常的戒備，在人民中已造成一種全國的互信意識；彼此猜疑，互相偵探，在這個國度裏，是絕無其事的。

莫斯科的市民，隨着戰事的消息，增加了對戰事的興趣。他們認為由蘇聯草原戰爭的初期狀況，便已證明蘇聯陸空軍是既能打仗的。他們聽到報告坦克戰還要繼續進行，特別覺得高興。昨天同今天，由拉多維亞和愛沙尼亞戰地來的消息，都說德國坦克車隊屢次企